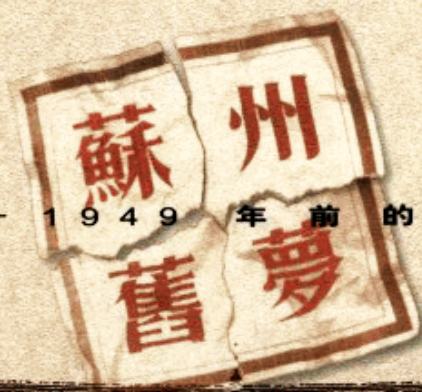


王稼句◎编著

苏州旧梦——1949年前的印象和记忆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松
蘿

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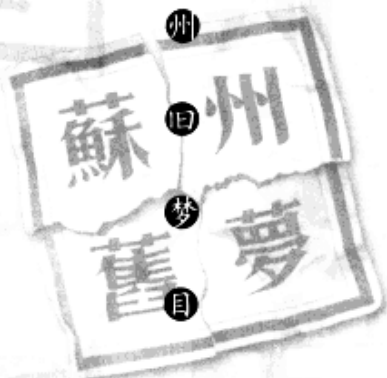
州

旧

梦

目

录



引 言



001

古城残阙



002

街市水巷



020

绿水青山



056

084



钟声塔影

126



林園亭榭

180



泮水弦歌

198



红阑画桥

222



虎阜晴嵐

252



虞山烟雨

276



乡风市声

328



后 记

引言

前人诗文里,常说“一梦苏州”或“苏游如梦”,苏州的梦,确实惹动许多人的心绪,有的是远方的游子,一样土物,几句乡谈,故乡就会让他在深夜里入梦;有的是匆匆过客,苏州对他来说,就像梦中的经历,稔熟而又虚无,怀恋的情绪,重游的渴望,萦绕心中,挥之不去;有的则从未来过苏州,虽然没有来过,但他知道苏州山水的灵秀、苏州园林的精致、苏州菜肴的考究、苏州小巷的幽静、苏州姑娘的俏丽,他是从诗文里、闲谈中、画面上,认识苏州,贴近苏州,梦游苏州的。苏州就有这样迷人的魅力,让人终身难以忘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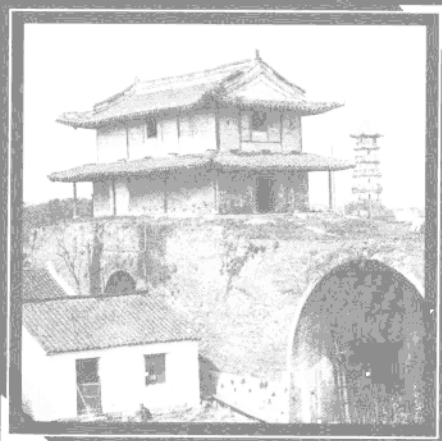
流年似水,万物沧桑,晚清以来,至今不过一百多年,然而苏州的旧观烟景也像是一个梦,随着时光的流逝,越来越浅淡依稀,似乎再抓不住,就不会留下一点痕迹。幸而摄影技术的输入和逐渐普及,多少留存了一些泛黄的影像,隔着漫长的岁月,还可以再看一下当年的苏州。那就从高大的城门进城,再从热闹的街市拐入小桥流水的幽巷,去叩开人家黑漆的大门,去后园里的水榭喝茶或细数池中的游鱼;或沿着山塘街去虎丘,虹影半垂,画船傍岸,似乎还听得见卞玉京的琴声和农家少女的卖花声,至于吴王的幽宫,真娘的冢墓,生公的讲台,又似乎都在梦魂里;也可以雇船出城,沿着碧澄的胥江西行,去探访光福的春意,去领略天平的秋色,去享受消夏湾的清凉。夕阳西下,返回城中,酒肆菜馆,杯觥交错,肴饌味美,独擅胜场,那是山川毓秀、人文精华的融合;夜来长街深巷里的竹梆声,断断续续,在唤卖热乎乎的小吃,格外撩人情怀,发人遐想。那就是苏州的旧梦,是足可追忆、重温和咀嚼的。

苏州的旧梦,毕竟离得越来越远了,我们面对的,正是一个清亮的早晨。

苏城历史悠久,周敬王六年,即公元前514年,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城,动工之初,相土尝水,象天法地,作了水文地质勘查,然后施工营造,坂筑城垣规模宏伟,周围四十七里,十分壮观。建城至今两千五百多年,城址未曾移易,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。阖闾大城时便有“陆门八,以象天之八风;水门八,以法地之八聪”,故左思《吴都赋》称“通门二八,水道陆衢”。东为娄门、匠门,南为盘门、蛇门,西为胥门、阊门,北为平门、齐门,后增设葑门、赤门。至唐时,八门悉启,刘禹锡诗称“二八城门开道路”,许浑诗称“共醉八门回画舸”。宋初仅存阊、齐、娄、葑、盘五门,元时重修胥门,后又另辟相门、金门。清初重修六门,顾嗣立一一题额,阊门曰“气通阊阖”,胥门曰“姑胥拥翠”,盘门曰“龙蟠水陆”,娄门曰“江海扬华”,齐门曰“臣心拱北”,葑门曰“溪流清映”,城楼巍峨,四面雉堞环列,女墙萦绕,外有宽阔的护城河,内有城濠,具有典型古城格局。今除盘门保存完好外,阊门、胥门仅存遗迹,其余城门则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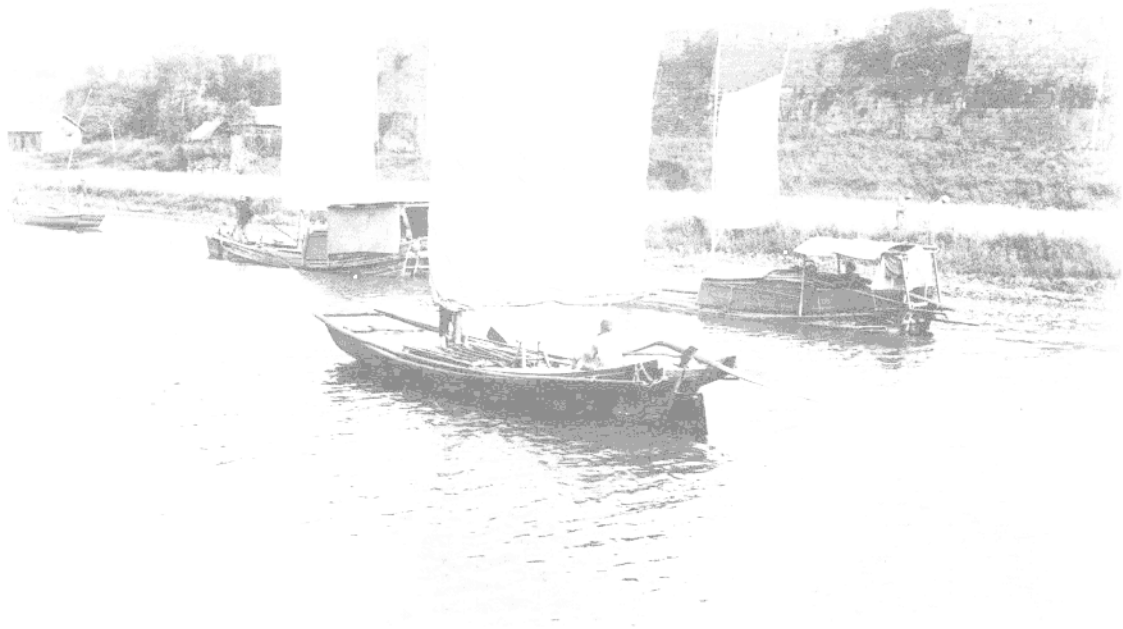


古城
殘
闕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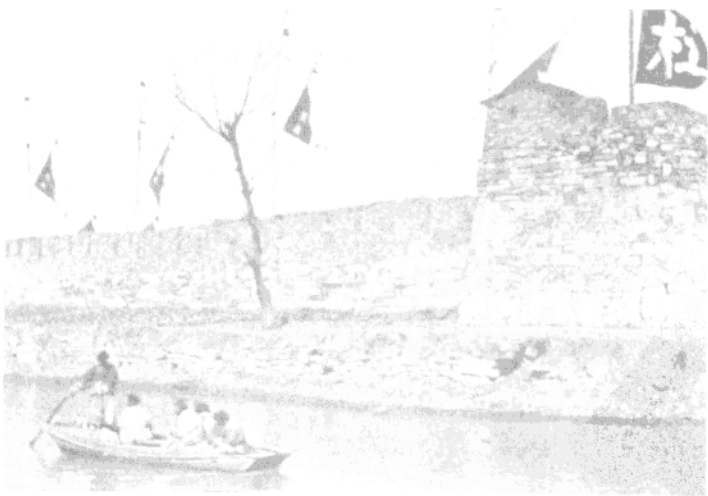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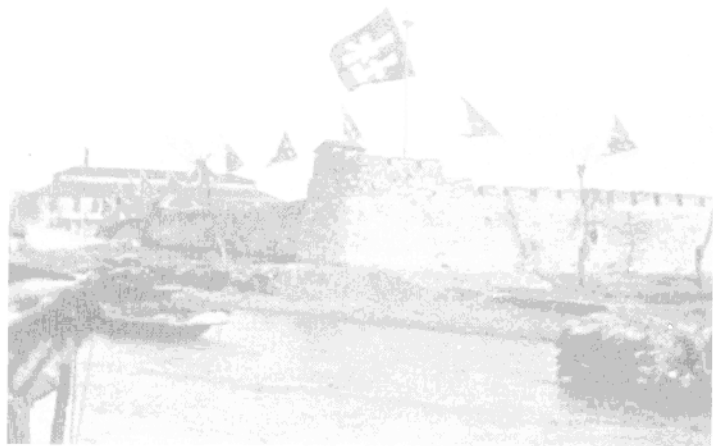
盘门在古城西南，阖闾时建，称蟠门，尝刻木作蟠龙，镇此厌越；又因此门水陆相半，沿河屈曲，故称盘门。贺铸《吴门柳》词有“窈窕盘门西转路，残阳映带青山暮”之句。虞堪《盘门》诗曰：“南雨庙前霜柏，阖闾城下寒潮。风雨扁舟径过，伤心无复吹箫。”旧有城楼，史称五楼门，为诸门最宏丽者。图中两层重檐歇山式城楼，为清初修葺，飞檐翘角，凌空拔起。登楼远眺，山光水色，尽收眼底。城楼毁于1937年，今已重建。（摄于1936年）



古运河自胥门外泰让桥南流,至盘门外吴门桥,与大龙江交汇,河面开阔,水流湍急,然舟楫往来频繁。据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著录,前人有《盘门挤船图》。船行水上,可昂首掠望城内瑞光塔。(摄于1920年前)



宋元时盘门内外，人烟稠密，商肆林立，范成大《晚入盘门》诗曰：“人语潮喧晚吹凉，万窗灯火转河塘。两行碧柳笼官渡，一簇红楼压女墙。何处采菱闻度曲，谁家拜月认飘香。轻裘骏马慵穿市，困倚蒲团入睡乡。”然明清以降，逐渐冷落。相传明将常遇春破张士诚，兵从盘门入，杀戮焚毁至酷，故此后人迹渐稀，市面萧条。袁景澜《续咏姑苏竹枝词》咏道：“一树垂杨一画楼，盘门烟户本来稠。自从元末遭兵劫，寥落居民冷水流。”由此望去，瑞光塔、吴门桥和城楼尽入眼帘，即所谓“盘门三景”。（摄于1905年前）



钱谦《吴中杂记》记载：“苏州城以水为险，太湖由胥门鲇鱼口入，流近城，绕城一匝，葑、娄、齐五门，纵横数道，卫城若环，深且广不可越。”盘门陆门有内外两重，其间为瓮城，又称月城，四周城墙高耸，条石为基，上垒城砖，斑驳苍老，陡峭如井，真有壁垒森严之势。城内有登城石板坡道，称蹊蹊，或称漫道，旧时供守城兵马、火炮、辎重上下。自古以来，盘门为苏城西南屏障，向有驻防。图中城头旗帜“杜”，为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江苏督练公所兵备总办杜俞。时官督商办的苏经丝厂、苏纶纱厂已投产，厂房、烟囱隐隐可见。（摄于1905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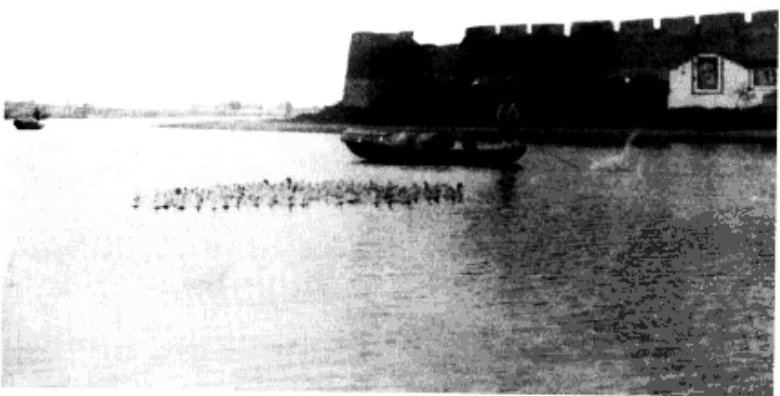
葑门在古城东南，并非阖闾八门之数，旧作封门，相传以封、禺两山为名；因附近河中有鲋鮓（江豚）出没，称为鲋门、鮓门；又因周多水塘，盛产茭白，遂改为葑门，吴人讹呼富门。陆门久已湮塞，北宋景祐间，郡守范仲淹重辟，往来称便。图从东吴大学远眺城阙，景色绮丽。（摄于1926年）



葑门历代多次重建，清初重建城楼，并增辟水门，摇橹出城，则一片田园景象。曹基《葑门杂咏》诗曰：“亚字城东路，幽栖步屐存。莺花喧市井，虾菜竞晨昏。局设遥闻织，舟停半在门。遗怀谁最胜，携杖过南园。”钱载《葑门口号》诗曰：“天渡桥回柳映塘，南风吹郭不胜香。湖田半种紫芒稻，麦笠时遮青芒娘。”又潜庵《苏台竹枝词》咏道：“阿侬生小住葑门，轧轧兰桡漾水痕。恰是画楼灯影上，两行烟柳近黄昏。”葑门城楼于1936年拆毁。（摄于1920年前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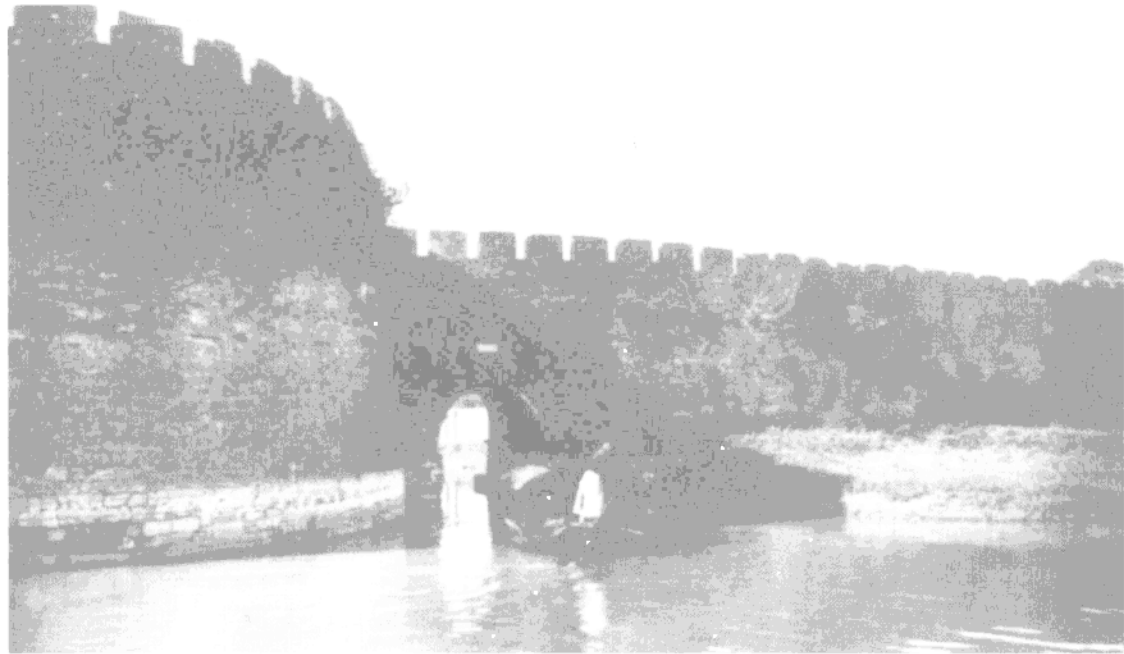
相门在古城东，旧名匠门，因工匠聚居而得名。相传阖闾曾命干将于此设炉铸剑，故又名干将门或将门。姚承绪《吴趋访古录》记道：“吴国阖使干将铸剑于此，今葑、娄之间有匠门塘。相传干将铸剑不化，其妻莫邪断发剪爪投入炉，使童男童女鼓囊装炭，金铁乃濡，遂成二剑，阳曰干将，阴曰莫邪，阳作龟文，阴作缦理。”朱长文《吴郡图经续记》称“今谓之匠，声之变也”。旧有欧冶庙、干将墓等。此由城外望去，隔河城墙蜿蜒，城门则在北宋初年已堵塞，至1934年重辟，故图中无可寻觅。（摄于1932年前）



娄门在古城东北，阖闾时建，本名驩门，其东南秦时有古驩县，至东汉王莽改为娄县，故改称娄门。范成大《吴郡志》记道：“娄门，秦娄县所直，又谓之驩，今谓之昆山。昆山县在东北三百里许，有村落名娄县，盖古县治所寓也。”姚承绪《吴趋访古录》有诗曰：“尚袭先秦亦县名，娄驩两字未分明。吾乡旧有城遗址，残碣咸通出故茔。”娄门陆门分外、中、内三重，水门也有三道，堪称具金汤之固。内城有城楼，南宋景定末年被飓风所毁，咸淳初年修复，至清初又重建，1948年起陆续拆毁。（摄于1932年前）



风篷鸣秋雨，水槛出苍烟。顺环城运河由南而北，过匠门塘，至娄门，向西经由水门入城。顾湄《娄关夜泊》诗曰：“古堞苍茫里，荒江此泊船。乡音殊昨夜，归梦逼残年。客子寻烟语，人家闭月眠。忽闻羌管发，极目畏途边。”顾震涛《吴门表隐》记娄门城下有蛇神庙，“凡捕蛙者，祭献不绝，明末移建今所。或云神即方孝孺，并为娄关土谷神”。（摄于1926年前）



齐门在古城之北，阖闾时建。相传齐景公败，以女为质，嫁阖闾长子终累，终累早卒，齐女思乡，日夜号泣成疾，阖闾于此筑九层飞阁，令女登以望齐，故名望齐门。城门有三道，内城门西侧有水门，门上建两层城楼，俗称鼓楼，后毁。顾德辉《发齐门》诗曰：“东方晨星如月明，舟人捩舵听鸡鸣。自怜不合轻为客，莫厌秋风搅树声。”又唐寅《散步》诗有曰：“吴王城里柳成畦，齐女门前水拍堤。卖酒当垆人袅娜，落花流水路东西。”（摄于1932年前）